

卷第四百九十八 雜錄六

李宗閔 馮宿 李回 周復 楊希古 劉禹錫 催陣使 李群玉
溫庭筠 苗耽 裴勛 鄧敞
李宗閔

李德裕在維揚，李宗閔在湖州，拜賓客分司。德裕大懼，遣專使，厚致信好，宗閔不受，取路江西而過。非久，德裕入相，過洛，宗閔憂懼，多方求厚善者致書，乞（「乞」字原缺，據陳校本補）一見，欲以解紛（「紛」原作「分」，據陳校本改）。復書曰：「怨則不怨，見則無端。」初德裕與宗閔早相善，在中外，交致勢力。及位高，稍稍相傾。及宗閔在位，德裕為兵部尚書，自得歧路，必當大用，宗閔多方沮之。及邠公杜悰入朝，即宗閔之黨也，時為京兆尹。一日，詣宗閔，值宗閔深念。杜曰：「何念之深也？」答曰：「君揣我何念。」杜曰：「得非大戎乎？」曰：「是也，然何以相救？」曰：「某則有策，顧相公必不能用耳。」曰：「請言之。」杜曰：「大戎有詞學，而不由科第。若與知舉，則必喜矣。」宗閔默然，良久曰：「更思其次。」曰：「更有一官，亦可平其嫌。」宗閔曰：「何官？」曰：「御史大夫。」曰：「此即得矣。」邠公再三與約，乃馳詣曰：「適宗相有意旨，令某傳達。」遂言亞相之拜，德裕驚喜，雙淚遽落，曰：「此大門官也，小子豈敢當此薦拔？」寄謝重疊。杜還報，宗閔復與楊虞卿議之，竟為所隳，終致後禍。（出《幽閒鼓吹》）

馮宿

馮宿，文宗朝，揚歷中外，甚有美譽，垂入相者數矣。又能曲事北司權貴，咸得其歡心焉。一日晚際，中尉封一合，送與之。開之，有烏（「烏」字原空缺，據陳校本改）中二頂，暨甲煎面藥之屬。時班行結中貴者，將大拜，則必先遺此以為信。馮大喜，遂以先呈相國楊嗣復，蓋蓋佐其幕也。馮又性好華楚鮮潔，自夕達曙，重衣數襲。選駿足數匹，鞍韉照地，無與比。馮以既有的信，即不宜序班，欲窮極稱愜之事，遂修容易服而入。至幕次，吏報有按，則偽為不知。比就，果有按。謁者捧麻，必相也。將宣，則謁者向殿，執敕盤折，朗呼所除拜大僚之姓名，既而大呼曰：「蕭倣。」馮乃驚僕於地，扶而歸第，得疾而卒。蓋其夕擬狀，將付學士院之時，文宗謂近臣曰：「馮宿之為人，似非沉靜；蕭倣方判鹽鐵，朕察之，頗得大臣之體。」遂以易之。（出《玉堂閒話》）

李回

太和初，李回任京兆府參軍，主試，不送魏謨，謨深銜之。會昌中，回為刑部侍郎，謨為御史中丞。常與次對官三數人，候對於閣門。謨曰：「某頃歲府解，蒙明公不送，何事今日同集於此？」回應聲曰：「經（音頸）如今也不送。」謨為之色變，益懷憤恚。後回謫刺建州，謨大拜，回有啟狀，謨悉不納。既而回怒一衙官，決杖勒停。建州衙官，能庇徭役，求隸籍者，所費不下數十萬。其人不恚於杖，止恨停廢耳，因亡命至京師，投時相訴冤，諸相皆不問。會亭午，憩於槐陰，顏色憔悴，旁人察其有故，私詰之，其人具述本志，於是誨之曰：「建陽相公素與中書相公有隙，子（「子」原「作」乎，據明抄本改）盍詣之？」言訖，見魏導騎自中書而下。其人常懷文狀，即如所誨，望塵而拜。導從問之（「從問之」三字原作「騎自中」，據明抄本改），對曰：「建州百姓訴冤。」魏聞之，倒持塵尾，敲鞍子令止。及覽狀，所論事二十餘件。第一件，取同姓子女入宅，於是為魏極力鍛成大獄。時李已量移鄧州刺史，行次九江，遇御史鞠獄，卻回建陽。竟坐貶撫州司馬，終於貶所。（出《摭言》）

周復

元稹在鄂州，周復為從事。稹嘗賦詩，命院中屬和。復乃簪笏見稹曰：「某偶以大人往還，謬獲一第，其實詩賦皆不能。」稹嘉之曰：「質實如是，賢於能詩者矣。」（出《幽閒鼓吹》）

楊希古

楊希古，靖泰（明抄本「泰」作「恭」）諸楊也，朋黨連結，率相期以死。權勢熏灼，力不可拔。與同里崔氏相埒，而敦厚（明抄本、陳校本「敦厚」作「叔季」）過之。希古性迂僻，初應進士舉，以文投丞郎，丞郎獎之。希古乃起而對曰：「斯文也，非希古之作也。」丞郎訝而話之，曰：「此舍弟源嶠為希古作也。」丞郎大異之曰：「今子弟之求名者，太半假手也。苟袖一軸，投知於先達，靡不私自炫耀，以為莫我若也。如子之用意，足以整頓頹波矣。」性酷嗜佛法，常置僧於第，陳列佛像，雜以幡蓋，所謂道場者。每凌旦，輒入其內，以身俯地，俾僧據其上，誦《金剛經》三遍。性又潔淨，內逼如廁，必散衣無所有，然後高屐以往。（出《玉泉子》）

劉禹錫

劉禹錫自（「自」字原缺。據明抄本補）屯田員外左遷朗州司馬，凡十年，始徵還。方春，作《贈看花諸君子》詩曰：「紫陌紅塵拂面來，無人不道看花回。玄都觀裡桃千樹，盡是劉郎去後栽。」其詩當日傳於都下。有嫉其名者，白於執政，又誣其有怨憤。他見曰，時宰與坐，慰其厚。既辭，即曰：「近者新詩，未免其累，奈何？」不數日，出為連（「連」原作「朗」，據明抄本改）州刺史。禹錫自敘云：「貞元二十一年春，予為屯田員外時，此觀未有花。是歲出牧連州，至荆南，又貶朗州司馬。居十年，詔至京師。人人皆言，有道士手植仙桃，滿觀盛如紅霞，遂有前篇，以志一時之事耳。旋（「旋」原作「屬」，據明抄本改）又出牧，於連州至（陳校本「於連州至」四字作「於今」二字）十四年，始為主客郎中，重遊玄都，蕩然無復一樹（「樹」原作「時」，據明抄本改），唯免葵燕麥，動搖（「搖」原作「捶」，據明抄本改）於春風耳。因再題二十八字，以俟後游。時太和二年三月也。」詩曰：「百畝庭中半是苔，桃花靜盡菜花開。種桃道士今何在，前度劉郎今獨來。」（出《本事詩》）

催陣使

會昌中，王師討昭義，久未成功。賊之游兵，往往散出山下，剽掠邢洛懷孟。又發輕卒數千，偽為群羊，散漫山谷，以啖官軍。官軍自遠見之，乃分頭掩捕。因不成列，且無備焉，於是短兵接鬥，蹂踐相乘，凡數十里，王師大敗。是月，東都及境（「境」原作「墳」，據明抄本改）上諸州，聞之大震，咸加備戒嚴。都統王宰、石雄等，皆堅壁自守。武宗坐都下，召宰臣李德裕等謂之曰：「王宰、石雄，不與朕殺賊，頻遣中使促之，尚聞逗撓依違，豈可使賊黨坐至東都耶？卿今日可為朕晚歸，別與卿俱。」

來。」時宰相陳夷行、鄭肅，拱默聽命。德裕歸中書，即召御史中丞李回，具言上意。曰：「中丞必一行，責戒帥，早見成功，慎無違也。」回刻時受命，於是具名以聞。曰：「今欲以御史中丞李回為催陣使。」帝曰：「可。」即日，李自銀台戒路，有邸吏五十導從，至於河中，緩轡以進，俟王宰等至河中界迎候，乃行。二帥至翼城東，道左執兵，如外府列校迎候儀。回立馬，受起居寒溫之禮。二帥復前進數步，罄折致詞，回掉鞭，亦不甚顧之。禮成，二帥旁行，俯首俟命。回於馬上厲聲曰：「今日當直令史安在？」群吏躍馬聽命，回曰：「責破賊限狀來。」二帥鞠躬流汗，而請以六十日破賊，過約，請行軍中令。於是二帥大懼，率親軍而鼓之，士卒齊進。凡五十八日，攻拔潞城，梟劉稹首以獻。功成，回覆命。後六十日，由御史中丞拜中書侍郎平章事。（出《芝田錄》）

李群玉

李群玉既解天祿之任，而歸涪陽，經二妃廟，題詩二首曰：「小孤洲北浦雲邊，二女明妝尚儼然。野廟向江春寂寂，古碑無字草芊芊。東風近墓吹芳芷，落日深山哭杜鵑。猶似含顰望巡狩，九疑如黛隔湘川。」又曰：「黃陵廟前莎草春，黃陵女兒茜裙新。輕舟小楫唱歌去，水遠山長愁殺人。」後又題曰：「黃陵廟前春已空，子規滴血啼松風。不知精爽落何處，疑是行雲秋色中。」李自以第二（「二」字原缺，據許本補）篇，春空便到秋色，踟躕欲改之，乃有二女郎見曰：「兒是娥皇、女英也，二年後，當與郎君為雲雨之游。」李乃志其所陳，俄而影滅，遂禮其神像而去。重涉湖嶺，至於潯陽。太守段成式素與李為詩酒之友，具述此事。段因戲之曰：「不知足下是虞舜之辟陽侯也。」群玉題詩後二年，乃逝於洪州。段乃為詩哭之曰：「酒裡詩中三十年，縱橫唐突世喧喧。明時不作彌衡死，傲盡公卿歸九泉。」又曰：「增話黃陵事，今為白日催。老無兒女累，誰哭到泉台？」（出《雲溪友議》）

溫庭筠

溫庭筠有詞賦盛名，初將從鄉里舉，客游江淮間，揚子留後姚勣厚遺之。庭筠少年，其所得錢帛，多為狹邪所費。勣大怒，笞且逐之，以故庭筠卒不中第。其姊（「姊」原作「姝」，據明抄本改）趙顛之妻也，每以庭筠下第，輒切齒於勣。一日，廳有客，溫氏偶問客姓氏，左右以勣對。溫氏遂出廳事，前執勣袖大哭。勣殊驚異，且持袖牢固，不可脫，不知所為。移時，溫氏方曰：「我弟年少宴游，人之常情，奈何答之？迄今無有成遂，得不由汝致之？」復大哭，久之方得解。勣歸憤訝，竟因此得疾而卒。（出《玉泉子》）

苗耽

苗耽進士登第，閒居洛中有年矣，不堪其窮。或意為將來通塞，可以響卜。耽即命子姪掃灑廳事，設幾焚香，束帶秉笏，端坐以俟一言。所居窮僻，久之無所聞。日晏，有貨枯魚者至焉，耽復專其志而諦聽之，其家童連呼之，遂挈魚以入。其實無一錢，良久方出。貨者遲其出，固怒之矣，又見或微割其魚，貨者視之，因罵曰：「乞索兒，卒餓死耳，何滯我之如是邪？」初耽嘗自外游歸，途遇疾甚，不堪登升。忽見有以輦棺而回者，以其價賤，即僦而寢息其間。至洛東門，聞者不知其中有人，詰其所由來。耽謂其訝已，徐答曰：「衣冠道路得病，食不能致他物，相與無怪也。」聞者曰：「吾守此三十年矣，未嘗見有解語神樞。」後耽終江州刺史。（出《玉泉子》）

裴勛

裴勛容貌么麼，而性尤率易。與父垣（《玉泉子》「垣」作「坦」，下同）會飲，垣令（去聲）飛盞，每屬其人，輒自言狀。垣付勛曰：「姓人饒舌，破車饒楔。裴勛千分。」勛飲訖而復其盞曰：「蝙蝠不自見，笑他樛上燕。十一郎十分。」垣第十一也，垣怒答之。慈恩寺連接曲江，及京輦諸境，每歲新得第者，畢列姓名於此。勛常與親識游，見其父及諸家榜，率多物故，謂人曰：「此皆鬼錄也。」（出《玉泉子》）

鄧敞

鄧敞，封教之門生。初比隨計，以孤寒不中第。牛蔚兄弟，僧孺之子，有氣力，且富於財。謂敞曰：「吾有女弟未出門，子能婚乎？當為君展力，寧一第耶？」時敞已媿李氏矣，其父常為福建從事，官至評事，有女二人皆善書，敞之所行卷，多二女筆跡。敞顧己寒賤，必不（「不」字原缺，據明抄本補）能致勝蹕，私利其言，許之。既（「既」上原有「不」字，據明抄本刪）登第，就牛氏親。不日，敞挈牛氏而歸。將及家，敞給牛氏曰：「吾久不到家，請先往俟卿，可乎？」牛氏許之。泊到家，不敢泄其事。明日，牛氏奴驅其輜橐直入，即出牛氏居常所玩好幕帳雜物，列於庭廡間。李氏驚曰：「此何為者？」奴曰：「夫人將到，令某陳之。」李氏曰：「吾即妻也，又何夫人焉？」即撫膺大哭頓地。牛氏至，知其賣己也，請見李氏曰：「吾父為宰相，兄弟皆在郎省，縱嫌不能富貴，豈無一嫁處耶？其不幸，豈唯夫人乎？今願一與夫人同之。夫人縱憾於鄧郎，寧忍不為二女計耶？」時李氏將列於官，二女共牽挽其袖而止。後敞以秘書少監分司，慳嗇尤甚。黃巢入洛，避亂於河陽，節度使羅元杲請為副使。後巢寇又來，與元杲竄焉，其金帛悉藏於地中，並為群盜所得。（出《玉泉子》）